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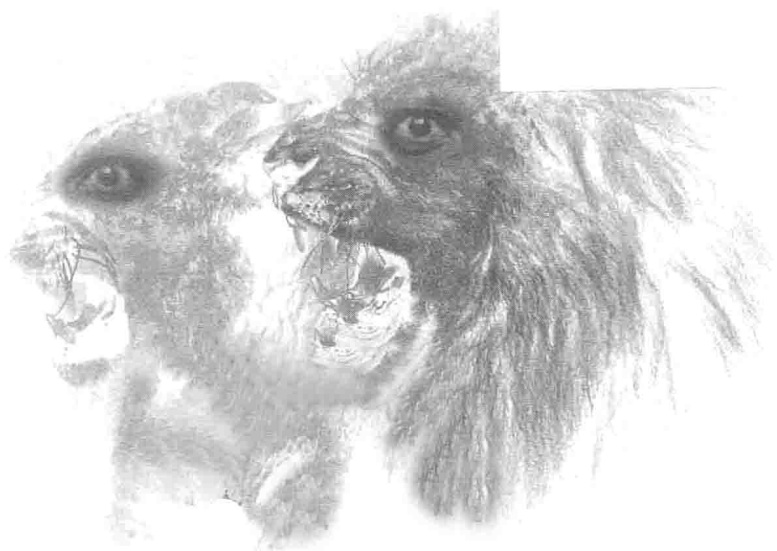
马亭开了家私人事务所，
1993年春节，为了件保镖之类的业务随人乘火车南下。
次日，厕所，尸体。
他意外参与乘警工作，凶嫌随即落网。
凶嫌与被害人看似毫无关联。无证据，无动机。
马亭和那人周旋了7个钟头，读懂了他。



人狮

白冷 / 著

侦探推理小说



人狮

白冷 / 著

侦探推理小说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狮 / 白冷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 - 7 - 5047 - 5188 - 1

I. ①人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3298 号

策划编辑 张艳华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编辑 张艳华

责任校对 饶莉莉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 - 52227568 (发行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7 (总编室)
010 - 68589540 (读者服务部) 010 - 52227588 转 305 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7 - 5188 - 1/I · 0142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张 6.5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35 千字 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 · 印装差错 · 负责调换

献给我的父亲

他的死使我的生命就此残缺

献给……

他们的死使我心重获圆满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3
第三章	047
第四章	072
第五章	084
第六章	111
第七章	147
第八章	159
尾 声	185
附录 读懂你爱的人	
——字词联想测验	191
后 记	197

天国的来临不是人眼能见的，没有人能说，“天国在这儿”，
“天国在那儿”，因为天国就在你们心里。

基督 路加福音 十七 20-21

第一章

“不行，这事我不会替您干。我劝您自己也别干。我不循规蹈矩，但是我善于权衡利弊。这事不值得。”我收起笑容，他举着钱的手正凑过来。“不是钱的问题，对我不是，对你也不是。你今天几点起的床？八点。你愿意在天没亮就被喊起来，穿上黑乎乎的衣服，在寒风中排队走向工地吗？记着我的话，这不值得，别等到铁栅栏冰着双手才想起我说的。再见，新年好。”我拍着他肩膀送到屋门口，从窗户看着他出了院门。

我看了下表，傅群该来了。

我打了个电话给律师，祝贺新年，他顺便告诉我上次的辩

护费收到了。电话刚放下就响了，是秘书程平美，问我把她的假放到初十行不行。“行，可是初五以后你每天得来一趟，替我看看，我可能得十五才回来。什么，奖金？那叫压岁钱，等我保完镖回来吧。你马上再跟那几位说一声，有几个还不知道我出去了呢。就傅群跟我去。”

放下电话，听见外边的鞭炮声，我心里钻进股气，温乎乎的，发酸，又是一年过去，没了，再也找不回来。七年了，我软软地坐着。

有人说去右边出现的那片树林，要是听了这个建议就好了，就不会遇上那条险道，要是我报名音乐周就好了，那个暑假我就留在学校，不会去那儿了……石壁突出来的一条窄阶，宽的地方能容人坐下，窄处只够踩上半个脚掌。窄阶下边是树叶遮蔽不见的山涧。我们抠住石缝，贴在岩壁上横着移动脚步。挂在脖子上的相机皮套是空的，可我忘了，它一晃，像要飞离出去，我一声轻叫，前边的费虎闻声掉下山去。

“他死了，因为你的缘故死了，你把他的特征移植到自己身上，这样你就能欺骗自己，让自己相信他还活着。”我听着医生的话。

我从下边抽屉里拿出瓶没开封的干白，找出启子，钻进软木塞，然后压下扳手，木塞滑出瓶口。每次干这个，我都觉得

瓶启子像个舞蹈家，在谦虚地垂下两手谢幕。酒味不错，刚进嘴的时候你会以为只是股凉水，随着变化，丰富的感觉从舌头向四周散开，有时候我喜欢这里边的苦涩，有时候又需要那丝甜意，其实它的味道更多，不只两种，我不能一一分辨出来，只好让它们混在一起，给我一种说不出的触动，几年来，我的生活也是这样说不出的，我常得喝上一杯。

闲着没事，我拿出记录随手翻翻，这一年干的事不少，没几件正经的。我又接了一个电话，老是这种盯女人梢的活儿，我推掉了。

据作者猜测

一切井井有条，他取拿物品的动作利索准确，打开衣柜，不用翻找便取出衣服。他把写字台上的镜子放在箱里的几件衬衫上。刀把上的塑料条开胶了，他拉开抽屉，撕过一段胶条补上。他穿上衣服，到大穿衣镜前，整整领带，临出门前最后一次梳理头发。有人敲门，他停住手，直到敲门声又响，他盖上行李箱，放在沙发后边。走过门厅，他开门之前把眼睛贴到门镜上看了看，他开门，但仍隔着防盗门，问：

“您找谁？”

“我是 502 的，来查表，这月该我们收水电费。”女邻居说。

他用钥匙打开防盗门，从怀里掏出钱包。“给您，电费 67

个字，水2个字。”

女邻居往本上记：“太好了，您事先查好表了。不，钱回头再收。”

“您先收了吧，我得出去几天，多给您4块5，可能这月的电费还跟上月一样。”

“行，多了等您回来退您，都像您这样就好了，楼下那家可真够气人的，其实谁爱干这个，不是轮上谁是谁。”女邻居用计算器算钱数。

他拖长一个有高低变化的“嗯”止住她，“对，轮上谁是谁。——零头别找了。”

“别，我这儿有，行，打扰您了，我还得查6楼的去。您春节好。”

“春节好。”

他进来，关门，过去穿好大衣，把箱子拎出来，提在手里，目光坚定地审视镜子中的自己，然后出门，小心试试门是否撞好，锁上防盗门，下楼，直奔火车站。

寒风让人不太想出门，我摸不透南边的天气，看昨天的天气预报，到了那边还不至于脱得就剩背心裤衩。好在傅群人虽胖乎乎的，心却细得连沙子都筛不过去，穿戴由他准备。

傅群拎着箱子在院门口催着，我在留言电话上说了几句，锁上门，又到房东屋里跟吴大妈打了声招呼。

“还没截着？”我出了院儿，说。

傅群站在马路边，头缩在大衣领子里，“谁像你非挑这日子出去。”初识的人总是先看见他的眼镜，然后得有五六句话工夫才瞧见他的嘴，像鱼，嘴角冲下，老是一张一张的。

“赶上了呗，咱不也正钱紧。”

北边过来辆“面的”，我刚一伸手，傅群拦住我：“你不说那位是个‘款’吗？”

“噢，对了。”

等车的时候，我几次回头看院门墙上的“事务所”铜牌，老担心出门不在的这几天有什么事。

“你后来打电话问他了没有，干嘛不坐飞机。”傅群还是觉得这位主顾有什么圈套。

“见面再问吧。”我生怕他的鱼嘴张个没完，打岔说，“他还带一姑娘，估计不会。啊？还成吧，一会儿你自己看吧，火车上面对面你得看几天呢，我估计车过保定之前你看不腻她——哎，空车，伸手。”

车到楼下，我让司机按了几下喇叭，那二位听见声下来了。跟头次见时一样，男的什么也没带，女的手里提着骨灰盒大小的化妆包。

我的胃一颤，我没想到盒子会被打开……

我拉开前门，让姑娘坐前头。男的刚要上车，让我拦住，

我示意傅群先上，这样我俩一左一右正好把他夹在中间，他感谢地干干一笑。都穿得挺厚，怪挤的。我心里自责了一句，忘了提醒他，别这么招眼，尤其是那两条寸把宽的金链子，不出声地乱喊：“我有钱。”这两样东西一个箍着男的手腕子，另一个勒得姑娘的脖子高傲地挺着。

路上，我先介绍了一下傅群，随后问车票买了没有。

“买好了，四张软卧。”

“软卧，好买吗？”

“你这就小看咱了，有钱什么买不来，兄弟。”没想到他还是个多话的人，我记得他去事务所时那副老练寡语的样子。“等我再混壮点，还要买颐和园呢，柳亚子当年想住都住不进去，如今咱非得买下来不可。”

“对，到时候十七孔桥边上的铜牛就是您家的了。”我没让这话出口，能忍住的时候我尽量不开玩笑。

“您贵姓？”我问。

“你这可是第三遍问了，兄弟。姓马。”

“真对不起您，我记性不好。”我大概心里有点腻歪他，不乐意他姓我这个姓。

“现在能说了吧，——昨天您说在电话里没法说——干嘛坐火车？冲您这款，以后凡是去颐和园的老百姓，都可以告他们擅人民宅。怎么不坐飞机？”

马大款一点不气：“我一路上有业务，兄弟，有两三处站

上有人等着，到时候下车在站台上谈几分钟。”

“哦，您这是学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阵势。”

“对了，兄弟。”他一拍我大腿，“五百年出一个圣人，以前的真龙天子都是学问家，下一个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
“大款？”

“有远见，兄弟，你真行。”

“马先生有气魄，让我回到了童年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时候我们年轻，认不得龙……虾。”

连司机也笑了。那女的在前座一直不老实，东扭西扭老想把人的眼睛拽过去，现在借机转过来，隔着铁栅栏跟着嘻嘻笑。

“拿哥哥我开涮是不是，没关系，这样一路上才不寂寞，保你笑得肠子都出来。”

我踏上踏板，火车启动的震荡正传来。

站台上的喇叭催人上车。他的声音太柔和，我打断他，“谢谢您，可，不是，他的死和癫痫没关系，他是为救我一把……”

费虎父亲的火车是下午的，他先来送我。站台上，他把儿子的钢笔给我，回京的火车开动，老人被一群送人的军人挡住不见了，我的右手抖了一下，我没在意，头还探

出半个在窗外，又是一下，车站已经缩成几座孤单的小房子。我扶在桌子上的右手跳了一下，我回头看着这只手，它开始哆嗦，有几秒钟我漠然地看着，觉得那是别人的手，眼看着抽搐扩展到肩膀。

那女的晃了一下，摔在我胸口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成心的。我妈常在择菜时告诫我，搞对象可得当心，挑拣仔细了。我一边想着我妈的话，一边扶起靠在我身上的这棵洋白菜，把蹭在我脸上的一根头发胡撸下去。

傅群真是急性子，早跟老马对着号钻包厢里了。马老板拍拍屁股底下的铺。“怎么样，还可以吧。”他一手搂住坐到他边上的她，一手把烟扔过来。

我一屁股坐下去，尽管已注意到了床铺的厚度，可还是对柔软度估计不足，小小地吃了一惊。

城市在窗外向后退去，树还秃着，没有绿色，看上去什么都黄亮黄亮的，有点刺眼。我没让自己躲，迎着光线。

我没觉得那一串闪光有什么别扭，“你没病，闪光诱导反应也是阴性。”医生看着脑电图结果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马老板问。

“跟我说说，你又学会了什么毛病。”医生说。

“怕闪光，坐在车里怕路边的树影。”

“你别再查了，你没有癫痫病。光着急没有用，治不好你的病，你也别自己琢磨了，你对这种病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免得再添毛病。你会把全世界的症状都吸收了。”

我眨眨眼，掩饰道：“冒出这么多楼来，变得真快，马老板，这还有你的功劳呢。”

“我可没干正经事，就知道挣钱——小蔡，给咱叫点喝的去。”这是他第一次用她的姓，以前老是“嘿、哎”的，弄得我直在脑子里翻腾百家姓。

“不过，我这几年悟出点东西来，你说变化快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觉得经济就像一群驴拉的一大磨盘，要想让磨盘转得快，没别的，每个驴屁股上挂一个萝卜，让这驴一个盯一个追这萝卜。”

“那您是驴还是萝卜？”

“驴呀。萝卜是小蔡。”老马接过傅群的万宝路。正巧小蔡把饮料拎来了。“喝，喝——谢谢。”傅群一声不响地伸过打火机，老马趴在上边点着烟。

傅群这小子就爱装脸面，一个月挣不了半个小康，一遇上场面上的事老揣盒外烟，他还会安慰自己。“嗨，不就是一篮子鸡蛋钱吗，只当从车把上掉下来摔碎了。”而且，他把烟递出去的时候那股坦然劲儿，让谁也听不见在他耳边回响的鸡蛋落地声。平时，他嘴跟老太太似的不停，遇见生人就哑，让不

认识的人摸不清底细老惧他贰分。

我看看表，火车开了一刻钟，厕所门大概开了。打声招呼我向车厢一头走去，路上把邻近的包厢扫了一遍，大过节的，车空着多一半，看来路上不会出岔子。厕所门还锁着，穿过车厢连接处我到硬卧车厢试了试，我没太注意哗哗啦啦扫地的列车员，他一边嘀咕一边骂，和火车的咣当声混在一起。这声音挺熟，我出来时特意看看他，正巧他抬脸。

“哎，华忠！”

“啊？”他扔下簸箕，“哦，亭子，我还当谁呢。”

“你不是在西直门吗，怎么上车上来了？”

他开门把我让进他的休息室，里边比街上的电话亭大一点。“倒腾点东西，要不不准跑车呀。烟在那儿，你自己拿，我手脏。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保趟镖——怎么着，跟小燕的事？”

“五一结婚。”

“成了？不容易。”

“啊。我这不是赶紧准备弄点钱。一上车才知道，真不是人干的活，你看，以前练健美出来的肉，快掉完了。”

“你能吃苦，要不是你，当初咱那买卖完得更快。”

“甬提了，甬提了，你要早听我的现在还用于这个。上一次当两次当行，你不能一溜跟头摔到死吧。我都懒得说你了，怎么着，干上这行以后没让人给蒙局子里去吧，哪天抢银行的

找人，让你给他当半天差，拉你到银行门口，告诉你‘这是我们家旁门，有人来你告我一声’，你准在门口牛了吧唧的一戳，连警车上下来的人你也敢拦人家回去。”

我干笑几声，聊起别的。

我跟华忠是打小的交情，彼此都了解。他跟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，特点是只盯着脚下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我跟他说过这可是拉车的架势，可江山易改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

一个挂车长牌儿的从门口路过，冲这边说了声：“怎么回事，华忠，那簸箕扔那儿干嘛哪？”

“唉好，车长，马上弄，马上弄。”他一迭声应着，屁股却没动地方。

傅群的脸躲躲闪闪露了一下，然后就把胖身子塞在门口：

“我就知道，滋溜一下就没影儿了，准是跑哪儿了……”他打住话头，把“扯淡”两字用灵巧的胖舌头推回肚里。

我为他和华忠作了介绍，又是一番林则徐也没辙的换烟仪式。

“怎么，老马说什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你还等人说呀，吃人家俸禄不给人家炼活儿，半路上非给你炒了鱿鱼。前边就是石家庄了，到站他脸一沉，咱就得下去坐长途车回家。”他那眉毛和鼻子又往一块凑合。我知道他准是自己一人陪着老马没话说，觉得别扭。

“走，走，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去看看，让小于关照关照。”
华忠随我们顺着过道到了软卧。

“你刚才骂谁呢？”

“嗯？噢，也不知谁把那边的厕所下水堵上了，一团布条子，黏了吧唧还加了什么胶，通都通不了。”

“对了，我给你介绍这位马爷，以后你也许用得着。”

“甬介，我巴结不起这大人物，要挣钱凭自己本事，——噢，这间啊，于子！——你好，坐着你的，——这于子哪去了？亭子按下铃。哎，来了，于子，来来我跟你说话，这是我们哥们儿，姓马，马亭，多照应点，这几位全是跟他一块的，都没的说。就这么着，我先回去，过会再过来。于子，交给你了啊。”

“放心吧，‘华姿’（注：当时有名的洗发水品牌）——不会，不会，马哥，我真不会抽。”

我把烟放回桌上，请小于进来坐，可小屋挤五个人实在不像话。这小于一看就是个训练有素的样，举止应酬让人舒服。

“有空上我那儿坐，饮料喝完了吧，等着，我再给您送一份来。”

“马社长可以呀，走到哪儿都有朋友。”马老板说。

傅群的话又来了：“他就这样，朋友交了一个军，没一个能帮上他忙的，到打仗的时候他一挥手，冲到山顶回头一看，就自己上来了，别人在下边给他拍巴掌呢。”